

人文世相

陶琦

小姐與師奶

少年時為了扮酷，把許冠傑的幾句歌詞當成了口頭禪，有事無事就哼幾句：「Hello Kan Ban Wa (晚上好)，小姐你好嗎？」

有人考據，認為「小姐」一詞源於英文Miss的借用，為文明西化的結果，是今人的濫用，才致使「小姐」成為某特殊行業的專用詞彙。

另在《夷堅志》裡還有一個妓女楊氏，死後變成人形，嫁給一個叫蔡五的人為妻。某日有道士經過，識破了為鬼所變的楊氏，於是仗劍作法，將之逐去。

相比起來，「師奶」這一稱謂就和諧得多，街坊鄰居的熟人都可以互相招呼，泛指已婚婦女。而師奶原是指師傅的妻子，與師母、師娘等義。

當然在玩笑之餘，就事論事地說，這其實也是一種文化身份上的歧視。就像歌中唱的那樣「野百合都能有春天」，師奶為何就不能有鑒賞審美的能力？

歷史空間

風中的尋覓

朵拉

午後的遊人特別多，在人潮中爭取時間和空間，僅是為了拍一張人在現場的照片。

多次旅遊北京，天安門非陌生地，此次留宿的酒店恰在附近，喝過午茶，從王府井緩緩踱步，

寬闊的東長安街，大道車流不斷，行人躡過地下隧道，才能通往對面。

因這金黃的大樹，北京朋友說因由「北京的秋天被譽為『金秋季節』。」

之前多次赴京沒用心留意，不曾見金秋的澄麗璀璨，初遇被大自然彩上黃金顏色的大樹，驚訝程度太大，「是真的樹嗎？」竟衝口而出。

誤認是為了迎接聖誕佳節，花時費神製作出來的人工效果。朋友忍不住笑說：「當然是真的。」我忍不住伸手去摸觸大自然的奇跡，細細觀賞，不捨離開。

站得太久，北京友人詫異：「怎麼啦？」

「我們那邊沒有呢！」這秋日的邂逅，讓人想把整棵染上秋天顏色的銀杏樹，移到自家庭院裡去，從此以後家中的秋天花園，連莫內也要羨慕的呀！

滿街漂亮的大樹不只銀杏，還有槐樹、松樹、柏樹、樟樹、楓樹、柳樹……深淺濃淡的紅黃綠，豐富多姿的色彩讓人忘記那天在北京究竟走了多遠的路，到底走了多長的時間。

徜徉在古老的城市，歷史的滄桑和厚重，令人心裡沉重，不堪負荷，幸好有賞心悅目的大自然景象，豐裕人的心靈，安慰人的精神。

暮色已四合，漫步仍繼續。風衣外套一件一件往身上披搭，氣溫太低，溫暖緊要，顧不得顏色搭配之重要。秋天遊北京多在早秋時分，不曾感受過深秋北京颯風的寒冷經驗。

最難忘的颯風記憶，是20年前到廈門大學學習時。在僑生宿舍茶寮清潔樓聽到「蓬蓬蓬」，「呼呼呼」，因是異

地，頓時驚慌失措，到處尋覓聲音的來處，後來導師朱教授失笑：那是海風的聲音。

風有聲音，並且不似花開那般要人非常用心才聽得見。廈門的風，無須側耳，時刻彷彿都在高聲嚷嚷「我來了我來了！」

那樣豪情壯闊的風，某日又在西班牙重逢。巴塞羅納的海岸泊滿遊艇和風帆，打算和整排白色的風帆合影，高聲吶喊的風喚得人心飛揚，

季節無論如何不為人停留。春天在溫哥華街頭，喝了咖啡出門，風微微吹拂，咖啡廳門口那棵樹，白色的花在枝頭顫抖。

尋花到南京，號稱火爐的京城，在5月的熱天，處處見廣玉蘭像樹上的荷花開得正盛，卻不見風吹枝頭白花的景色。

陽關的蕭索在炎夏的巴黎變得遙遠而縹緲，早上搭地鐵過來，在塔下見到設計者古斯塔夫·艾菲爾的半身雕像，聽到法國朋友提起法國政府為了省電，

1985年12月25日開始改用碘鎢燈照明，這使得夜晚燈光閃爍時，塔身呈現一片黃金景象。誘我晚上舊地重遊，

昂頭仰望300米高的鋼架鏤空黃金塔，一百多年的鐵塔在燈光中未曾流露絲毫老態。法國朋友特別強調夏月在巴黎也非常張狂的風，尤其在艾菲爾鐵塔最巔峰處更能感受到風的力量。



在風中自由飄揚，尋覓著夢想。 網上圖片

古今講台

吳羊璧

后稷的故事

《詩經》裡面，有一首「生民」，寫的是后稷的故事，也可以說是后稷的傳記。春耕時節，更思后稷。

后稷的母親是姜嫄（原來姜姓這樣古老，古老的故事中已有大名人姜太公）。她的懷孕，是踐踏上帝的足拇跡，就有了孩子，生了后稷。這是帶有神話色彩的傳說。

長大了的后稷，很喜歡種莊稼。他學會種莊稼。在人類發展中，種莊稼是一個極重要的階段，學會了在千萬種植物中選擇出可以食用的，又懂得把可以食用的五穀按照人的意志種出來，人類從此懂得依人的意志改變環境，改變食物，也使人類在這些有意識的勞動中成長起來，

生活，也不斷改變自己。人類與原始時代不同了，不再像一般動物那樣只能到處去找食物吃，腦子發達起來，懂得思考，懂得安頓自己的生活，也可以定居，創造一天比一天理想的生活環境。

說美女如花也如煙。人心動，因她而對自然、生活產生熱愛。說美女如煙，是因為她婀娜、易愛，又有點嗆人，讓人對人生無常而心生悵然。

美女不美女，可惜大多由男人說了算。因為男人的眼光有長短，關於美女的標準也就很不標準，在一些男人眼裡，滿街不過是普通面目的女同志。

這讓那些自認是真正美女的不免心裡委屈，而對不解芳容的男士多了些莫名的怨嘆。從早先年間流傳下來的美女多少都帶點煙花色彩。不說那民間的董小宛、柳如是，寇白門等勾欄名艷，就是西施、楊玉環等對社稷江山安危舉足輕重的宮帷內的絕代佳人，也沒有有一個夠得上傳統倫理對良家女子

的要求。可見所謂千古流傳的美女都是男人成全的。這樣的男人必得有點能耐、能管點事（比如管個國家或管支軍隊什麼的）；這樣的女人除了才貌俱佳，還得有點異於常人的顛覆力。可是，那時的美女再美麗再能幹再有情意，在男權當道的歷史中，終是難逃淪為男人權、利等慾望的犧牲品，她們頂多不過是男人手中的一件愛物，甚至男人謀略中的一個環扣，一件道具，她們的一生並不讓人覺得值得羨慕或效仿。

石頭巷裡的梅娘曾是巷裡公認的美女，可是她一直生活在小巷，沒有機會遭遇石油大王，也沒有哪個王子騎白馬來找她。所以雖然國色天香又得財，這也不是什麼女人們表現不好的原因。那就爭取做個傾一人之家的美女吧，給他一個君王的榮譽，得他的三千寵愛於一身。也算是終身成就。

梅娘常吃偷用一個星期積攢的豐盛晚餐。梅娘常反問自己：「那楊玉環能有這福氣嗎？」這讓做售貨員的梅娘心裡總算有點安慰，在站得雙腿發麻時仍然能保持着不同於平常姿色女子的端莊儀態。但凡美女都怕老，比怕死尤甚。但只要想想大美人如「嘉寶」，在老了的時，也面目滄桑一如海邊貧婦，她尚且能氣定神閒，現在的傾一街或傾一城的家常美女大可不必「老不求生」，到時候若有心有力就換換牙，拉拉皮，怎麼着也不怨天尤人，只管篤篤定定地一頭活下去，誰能說這樣的從容和坦然不是美呢。



美女如花也如煙。 網上圖片

五湖閒話

馮磊

療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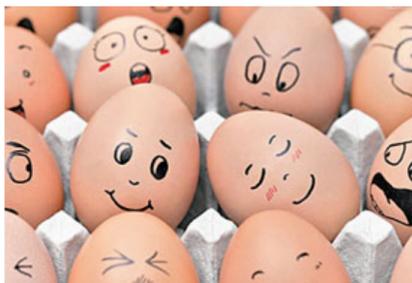
類，異獸。這種野獸，有貓的身體，卻有人一樣的長頭髮。

《山海經》裡有插圖，是這樣描繪牠的：有老虎一樣的身體，爪子鋒利；同時又有人的面龐，留着長長的頭髮。

《山海經》裡如此描述這種奇怪的動物：「宜愛之山，多水，無草木，不可以上。有獸焉，其狀如狸而有髦，其名曰類，有為牝牡，食者不妃。」——這種有長髮的野獸，有一種神奇的功能，人們吃了牠的肉後，就不會妒忌。真是一味妙藥啊。

妒忌是萬惡之源，（好像西諺有云：好奇心是萬惡之源。）作為一種野獸，類為什麼具備如此驚天地泣鬼神的功能？（要知道，古往今來，妒忌敗壞了多少美妙的姻緣，毀掉了多少人的前程和身家性命。）

原來如此！這種具備偉大品格的動物，原來是不需要與其他同類交往的。牠自身同時具備小帥（哥）與小美（眉）二者的共同特徵。換言之，牠自己就可以完成傳宗接代的工作。「愛你不如愛自己」，這小動物就這樣唱着美妙的歌曲，完成了對自己的再一次高潮……



妒忌害人，請保持平常心。 網上圖片

劇。至於男人們，如何處理好家事，避免後院起火，則實在需要智慧。培根在《論嫉妒》一文中寫道，「同情心是治療嫉妒的一味良藥」。但是，這種說辭，不過是唱高調罷了。火災沒落到誰腳面上，誰是不會覺得疼的。

朱元璋皇帝發家以後，念及當過春同學在革命前後的種種表現，就賜了兩個美女給他。讓人沒想到的是，當夫人因為嫉妒的緣故，把皇帝送來的美女的手給割了。朱皇帝於是龍顏大怒，先是把常夫人大卸八塊，然後煮了給大臣們吃。據說，也給了當過春一塊肉。這，大概是歷史上最血腥的療妒藥了。

《紅樓夢》裡，夏金桂是個妒忌而刁蠻的婦人，霸羈王薛蟠對她毫無辦法。寶玉看着難過，就跑到王道士那裡討來了「療妒膏藥」，配方如下：極好的秋梨一個，二錢冰糖，一錢陳皮，水三碗。道士說，這樣東西一起熬了，吃了就有效。有用得着的朋友，可以如法炮製啊。